

有多少工业遗址 将离我们远去

■ 本报记者 张艳蕊

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荣氏兄弟创立的茂新、福新、申新企业系统,共有 21 家工厂,历经抗战烽火和岁月变迁保存下来的申新四厂老厂房已被拆毁,如今仅存的汉口福新五厂老厂房也面临被拆毁的命运。日前,与这家荣氏老企业有渊源的海内外人士为此发出呼吁,希望能留下这幢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风雨沧桑的老建筑。

吁请保留荣氏兄弟二厂

工厂不光是机械,厂房是一种文化,实际上人更是一种文化,人体现这个时代的一种风貌,工厂没了,人的文化也就发生改变会消失。厂房,更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一群下岗工人,陆陆续续来到一个山坡上。

他们曾是骄傲的产业工人,是这个社会的主人,领导阶级;工资高,地位高,技术也高;曾经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为社会发展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但是,一场改革却将正值壮年的他们抛向了社会,让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不仅如此,记载他们光辉岁月的厂房也被废弃,荒芜,面对那两个象征产能和效益的烟囱即将在爆破中灰飞烟灭,他们的眼中是一种无奈和迷茫。因为,随着那两个烟囱的倒下,他们精湛的技术和无穷的创造力,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这就是去年收获国内外奖项无数的电影《钢的琴》中让人心酸的一幕。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现实中。2006 年 7 月 15 日,在北京焦化厂停产告别仪式上,很多工人都是眼含泪水来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工厂告别,非常凝重。

工厂不光是机械,厂房是一种文化,实际上人更是一种文化,人体现这个时代的一种风貌,工厂没了,人的文化也就发生改变会消失。厂房,更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然而,这些工业记忆正逐渐老去,面临拆迁。

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的厂房就是其中之一。

福新第五面粉厂与汉口申新第四纺纱厂并称“申四福五”,是 1918 年至 1922 年间由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等投资,由荣毅仁大姐夫李国伟主持兴建。

申四福五企业系统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

然而,2009 年原申新四厂厂房及办公楼被全部拆毁。现在,原福新五厂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原荣家企业——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的厂房现依然屹立于武汉市桥口区宗关地区,它是我国上世纪初重要的民族工业遗产,厂房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异常敦实、厚重,可见当年设计标准和建造水平之高。



北京 798 工厂

荣氏产业的福新面粉一厂和申新九厂,在上海的老厂房都已作为近代轻工业博物馆和创意产业基地被保留下来。创建于 1946 年东北制药,是中国重要的医药生产企业之一,2007 年 4 月,正式启动异地搬迁改造

2010 年 3 月,武汉媒体以《荣氏纺织厂汉口原址化为废墟:上海申新九厂变身博物馆,武汉申新四厂悄然消失》为题报道了武汉国棉三厂老建筑毁于拆迁的新闻,引发港台、欧美、南美、北非等全球各地侨界、学界高

度关注。与这家荣氏老企业有渊源的海内外人士为此发出联名呼吁,希望保留这个武汉市尚保存相对完好的最后一处比较完整的近代民族工业遗产。因为这幢建筑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工厂厂房而已,它背后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在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亚洲近代化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会讲故事的遗址命运如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和城市功能的变化,关闭、停产、外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工业遗址所占据的寸土寸金的城市黄金地段,无法不吸引政府和开发商的目光。

无论如申四福五的民族工业见证,还是如首钢、东药等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奇迹的重工业企业,都在逐渐退出城市的历史舞台。

然而,这些会讲故事的遗址命运都如何呢?

同为荣氏产业的福新面粉一厂和申新九厂,在上海的老厂房都已作为近代轻工业博物馆和创意产业基地被保留下来。现在那里已成为国际知名广告、时装和箱包设计基地。此外,无锡的茂新面粉厂等荣家企业工业遗产,也得到了妥善保护和利用。

创建于 1946 年东北制药,是中国重要的医药生产企业之一,2007 年 4 月,正式启动异地搬迁改造,原址被沈阳嘉熙房地产有限公司以近 3 亿元购得后,如今已开始兴建商住综合体。

而同样是我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作为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华北制药原址要比东药好很多。从河北省规划设计部门了解到,华药工业区整合后,部分用地性质将改为商业和居住用地,实行统一规划管理。除了大部分土地将作住宅和商业商务写字楼开发建设,还有部分建筑将作为工业遗产进行保护。

位于首钢原址附近的北京首钢钢材配送有限公司开业之际,首钢负责人同时透露,首钢仅搬迁钢铁生产能力,总部将“原地不动”。首钢原址 7.4 平方公里的地皮归首钢自行开发,不会开发居民住宅。首钢北京总部将逐渐变成研发中心、销售中心、物流中心、优势非钢产业、环保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六大部分。

最成功的莫过于如今已世界闻名的北京七九八工厂改造的艺术区。

但是很多企业没这么幸运。比如说北京国民一厂三厂,还有光华染织厂,已经成为高楼大厦了。

不知道还有多少工业遗址在离我们远去。如此,我们将如何给下一代讲述中国工业的历史呢?

后工业景观的市场空间

后工业景观的市场开发空间极大,不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与面临银根逐渐吃紧的房地产开发相比,其投资少、收益快、后续开发价值无限。

对于工业遗址保护与开发,德国、日本都已经探索出很多方案。

德国鲁尔工业区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就是让铁矿厂废墟焕发新生的典型。鲁尔区曾是欧洲最大的煤矿中心,但随着重工业的没落,这里遗留了大批废弃的烟囱、天然气储藏罐、矿渣厂,但在德国景观设计师眼中,工业时代的庞然大物更像是承载了无数历史故事的雕塑群,他们把车间改造成舞台,用矿渣铺垫广场,把混凝土墙改造为攀岩区,吸引人们到这里来回忆曾经辉煌的工业化历史。最出名的,是把直径 45 米、深达 13 米的天然气储藏罐改造为欧洲最大的室内潜水馆。

日本的工业遗址游,开始时只是一种“边缘文化”,但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它使日本的工业区变成了意想不到的旅游胜地。就像在美国,沿着“新泽西收费公路”工业区进行的旅游。

南非黄金矿区遗址,游客观看矿用工风钻作采矿表演。最受欢迎的项目是观看浇铸金块的过程。

约翰内斯堡南部城镇索韦托的两个热电厂双曲线塔,艺术家在高数十米的双曲线塔身上创作壁画,用艳丽的色彩表现非洲人多姿多彩的生活,成为索韦托的地标,也频频出现在南非的旅游宣传产品上。两三年前,当地一家公司突发奇想,在双塔顶之间造一座桥,开展蹦极活动,在 2010 年世界杯期间,这个项目大受欢迎。

业内人士表示,后工业景观的市场开发空间极大,不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与面临银根逐渐吃紧的房地产开发相比,其投资少、收益快、后续开发价值无限。

不知道哪些企业会把握好后工业景观的商机。

经理人



李志远： 建工史上的将才劳模

——记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鸡蛋里挑骨头”的鲁班奖专家的评语：“国家会议中心工程质量无可挑剔,不愧是奥运工程精品中的精品!”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赞赏道：“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奥运工地!”



李志远他很科班,同济大学高材生,也很基层——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和公司总经理;他主管质量、技术、生产和总包管理的工程 300 多万平方米,譬如组织承建的奥运重点工程国家会议中心、京皇广场、银都中心、中国日报社外国专家公寓楼等,荣获科技成果共计 30 余项;这位北京建工的将才荣誉繁多:1998 年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1999 年首都劳动奖章,2000 年北京市劳动模范,2007 年首都劳动奖章、2008 年北京市奥运工程建设功臣、2009 年全国建筑业优秀企业家、2011 年度北京市建筑业优秀企业家等;他还是北京建工集团史上最年轻的北京市劳动模范;他就是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远。

■ 王进

李志远最得意之作就是 8 年前的单体面积最大的奥运工程——国家会议中心项目。他以塑造奥运精品工程为目标,带领项目团队仅以一千多个日夜使工程告捷,且一举荣获两项国家级科技质量最高奖——鲁班奖和詹天佑奖及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百项经典(精品)工程。

“鸡蛋里挑骨头”的鲁班奖专家的评语:“国家会议中心工程质量无可挑剔,不愧是奥运工程精品中的精品!”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赞赏道:“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奥运工地!”也就是在奥运会、残奥会胜利闭幕之际,李志远走马上任总经理的领导岗位。从此,公司以纯国有改制为国有参股民营控股企业,辉煌之路也由此到来。而作为北京建工集团二级公司最年轻总经理的他,高瞻远瞩,志高存远,经营生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新签合同额由 2008 年的 7.68 亿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41.7 亿元,施工产值由 8.18 亿元上升到 21 亿元,利润由 800 万元上升到 2000 万元,公司业务领域形成了京内、京外、境外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实现了“后奥运”期、金融危机下的持续发展。

李志远用他的科班身世、把学到的国内外最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企业实际紧密相结合,率先在公司建立责任考核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与经营班子成员、机关部室负责人和分公司、项目经理签订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经济指标和管理责任;以独到的《绩效考核办法》半年和年终量化考核,推行的分公司(项目)及个人承包的三种经营模式,在企业受到后奥运经济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却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公司先后获得了北京市建设行业诚信企业、首都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等多项殊荣。

日月轮回,人生如歌,历史的车轮不停地飞转,随着国家“十二五”战略规划的出炉,李志远以其将才的谋略,带领大家迎接挑战,又踏上新征程。公司也制订了“十二五”战略发展规划,确立了以建安施工为主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及投资运营为新型主导产业,力争用 5 年的时间,建安施工做精做强,主业突出;房地产开发逐步扩大,做实做精;同时向建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多元专业发展,多板块发展经营,并逐渐增加资本积累,实现向资本运营和投资管理型转变,成为具有现代化管理体制和新型市场竞争力、具有良好社会信誉和知名品牌的集团化公司。同时也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本公司在中国的建筑施工市场中再次扬帆起航!憧憬未来,李志远充满信心。



李志远(左二)在工地指导工作

解读



“实业报国”精神不能“拆除”

■ 萧芮

为什么要呼吁保留荣氏家族福新的遗址?这要从这个工厂的起源说起。

1902 年,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荣氏兄弟在沪、港、粤看到外资企业获利颇丰,认为要办自己的实业,作为商人的荣氏兄弟把目光投向了投资小、见效快的面粉生产厂,因为清政府规定面粉行业可以免税。另外,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破坏了农业,

北方出现粮荒,同时在中国的联军以面食为主,这些使面粉的市场很大。

抗战时期,申四福五保住了民族工业的血脉,成为抗战后方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上世纪 50 年代,申四福五系统在各地的工厂率先公私合营,交给了国家,两厂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武汉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申四福五是当年中国企业家“实业报国”精神的记录者。

工业遗址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分。目前,每一个工业的遗产都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延续下来,让遗址来自己讲故事;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产品的知名度,生产设备包括人员技术等等在同行行业里面是不是达到顶尖地位,是不是有领袖地位……

工业废弃地的再生问题是我国大量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必须面对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有学者从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开发管理角度出发,提出建设后工业景观公园是工业废

弃地土地利用的过渡性对策,经过进一步的生态修复与重建后,土地景观终究会回归到工业文明前的田园牧歌式的环境状态。

这种对土地景观格局发展的批判饱含着生态理想,但却忽略了对负载着文化传承使命的工业遗产的景观意义给予足够的思考和重视。

当然,如何保留工业遗址不是最重要的,如何保留中国企业家“实业救国”思想才更重要。